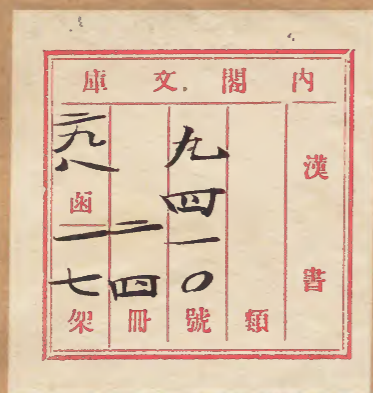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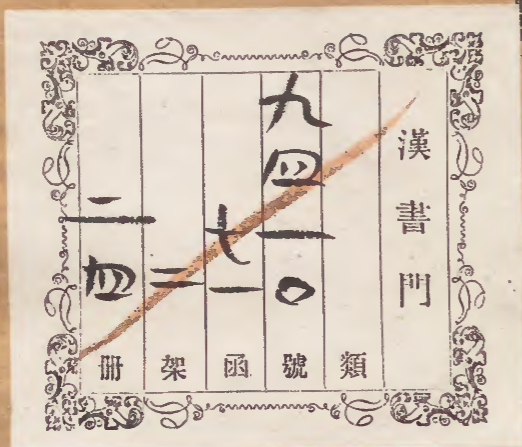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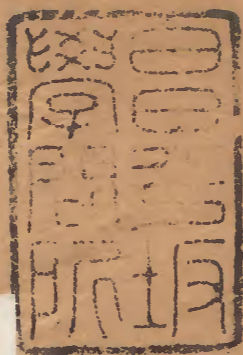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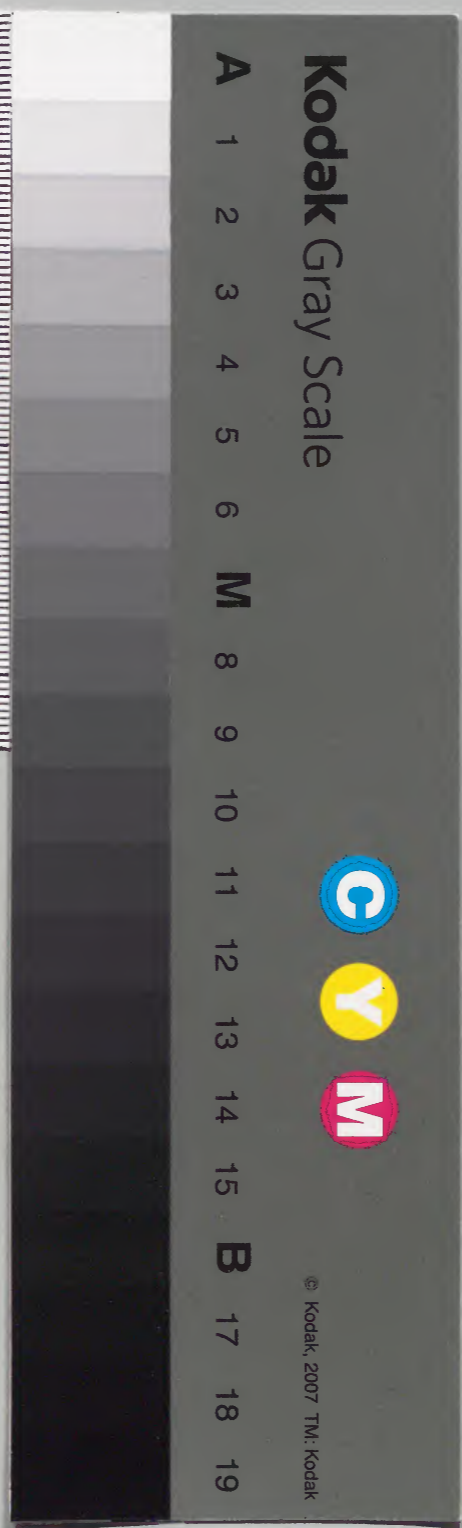
五經朱子語類

禮十四之六

重編廿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 23 )	
函號	298	256



淺草文庫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洪肇模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禮十四

小戴禮記四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

萬人傑錄

問禮注疏中所說祀五帝神名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之類果有之否曰皆是妄說漢時已

祀此神漢是火德故祀赤燔怒謂之感生帝本朝  
火德亦祀之間感生之義曰如玄鳥郊大人跡之  
類耳漢赤帝子事果有之否曰豈有此理盡是鄙  
俗相傳傳會之談又問五行相生相勝之說歷代  
建國皆不之廢有此理否曰須也有此理只是他  
代推得都沒理會如秦以水德漢却黜秦爲閏  
而自以火德繼周如漢初張蒼自用水德後來賈  
誼公孫臣輩皆云當用土德引黃龍見爲證遂用  
土德直至漢末方申火德之說及光武以有赤伏  
符之應遂用火德歷代相推去唐用土德後梁繼  
之以金及至後唐又自以爲唐之後復用土德而

不繼梁後晉以金繼土後漢以水後周以木本朝  
以火是時諸公皆爭以爲本朝當用土德改正五  
代之序而去其一以承周至引太祖初生時胞衣  
如菌菡遍體如真金色以爲此真土德之瑞一時  
煞爭議後來卒用火德此等皆沒理會且如五代  
僅有三四年者亦占一德此何足以繫存亡之數  
若以五代爲當繫則豈應黜秦爲閏皆有不可曉  
者不知如何又曰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  
臘日則用此推之耳如本朝用戌日爲臘是取此  
義又曰如秦以水德以爲水者刻深遂專尙殺罰  
此却大害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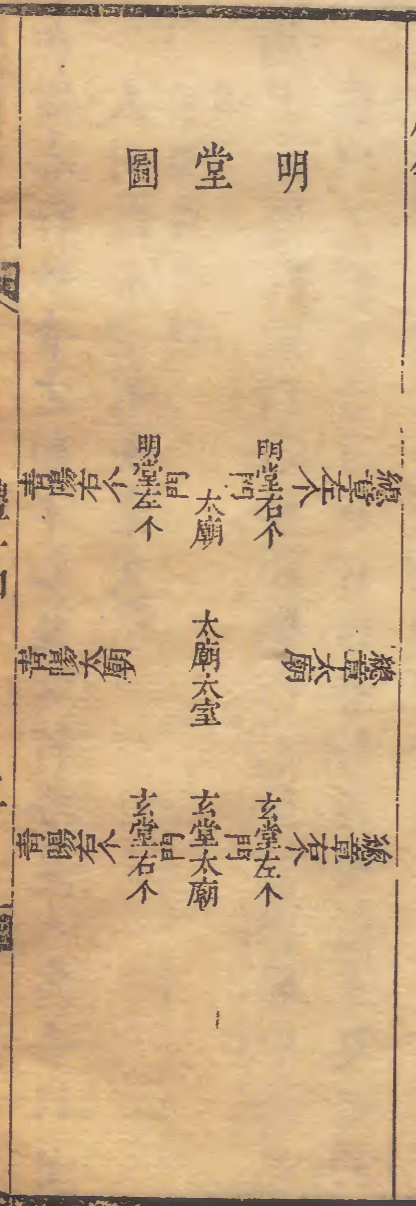
沈問錄  
月令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葉賀孫錄  
月令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其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  
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  
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  
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  
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  
北為玄堂左个中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

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  
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  
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  
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  
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  
劉砥錄  
月令



曹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  
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不知何氏錄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

廟門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  
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

董銖錄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  
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好說話某思量得  
不是恁地蓋似些元亨利貞黃鍾畧畧似箇乾字  
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他春

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  
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挂起

應十二月

林夔孫錄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  
辛下注

董銖錄

直卿云今仲冬中星乃東壁

黃義剛錄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温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  
即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

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  
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

黃義剛錄  
曾子問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  
禮處多與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  
經又問既爲婦便當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  
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  
不可去則爲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后廟見或曰  
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

陳文蔚錄  
曾子問

用之問祭月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

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可想  
惟此不敢爲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世朴陋  
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  
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爲禮而世  
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  
夷獠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  
之魁梧姿美者爲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爲  
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爲尸者必連日醉飽  
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  
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  
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

輪一家之長一人爲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  
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  
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旣爲中王則  
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畧不敢爲非以副一村  
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于  
中王以不善爲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  
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  
意非朴陋也陳文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  
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  
降臨乃歆享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爲尸者旣已  
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爲不誠矣曰

此所以爲盡其誠也蓋子孫旣是祖宗相傳一氣  
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  
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  
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  
盡誠蓋爲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  
格况旣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  
世鬼神之附着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  
神於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  
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着之也周禮祭墓則以  
墓人爲尸亦是此意

林子蒙錄未詳所聞年  
歲饒後錄十七卷中

曾子問  
錄中蓋上古朴陋之禮二句陳文蔚錄云  
是上古朴陋之俗先王制禮是去不盡者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  
他那精神是會附着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  
爲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不知何氏錄  
曾子問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  
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  
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翰廣錄  
曾子問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列祭若其家止有

一人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  
古人之用尸也質意謂今不用亦得

包楊錄  
曾子問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

李閔祖錄  
曾子問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  
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  
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黃義剛錄  
曾子問附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  
向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



不知何氏錄  
文王世子附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饗郊稷饗東向稷南向今朝庭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向南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簋簠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荅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於地

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饗之如太祖祭用簋簠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簋籩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

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於地方始是禮

徐寓錄

文王世子附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於先聖之東西嚮當來所降指揮今亦無處尋討

吳必大錄

文王世子附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後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為學官可以言之

包揚錄  
文王世子附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為藉田令多少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沒理會了遂休坐客云想是從來不曾理會得故怕理會曰東坡曾云今為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

看來是如此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別有禮書令  
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以時文取官下稍這般  
所在全理會不得曰向時尚有開寶通禮科令其  
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如注釋一  
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籩起於  
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復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  
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頒行好多禮  
書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  
只依本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古人處改了是日  
因看薛直老行狀中有述其初爲教官陳請改上  
丁釋奠事蓋其見當時用下丁故請改之舊看古

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  
今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象先及漳州陳請釋奠  
儀欲乞委象先又思量渠不是要理會這般事人  
故已之

葉賀孫錄  
文主世子附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  
中編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旨  
揮改正唐開元禮既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畧如親  
祠一項開元禮中自先說將升車執某物立車右  
到某處方說自車而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却  
無其先升車事前一段既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

段皆然今行禮時又俱無此升降之儀

吳必大錄  
文王世子附

釋奠散齋因云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院所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是全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鄭可學錄  
文王世子附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

日董役夜歸卽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禮宣聖像居中充國公顏氏邨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生爲獻官命賀孫爲贊直鄉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掌儀堂狹地濶頗有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來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

居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爲學之要  
午飯後集衆賓飲至暮散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卿云衮冕畫龍於冑然則  
鷩冕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畫於胸

董銖錄  
文王世子附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卽問他之意

不知何氏錄  
文王世子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爲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董銖錄  
文王世子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織剗於甸人特不以

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  
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  
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  
不可不革

鄭可學錄  
文王世子

朱子語類 禮十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鄭汝暘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禮十五

小戴禮記五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  
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足及上古胡明仲言  
恐是子游撰以前有言偃云云

包揚錄  
禮運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鄭可學錄  
禮運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

萬人傑錄  
禮運

楊問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云云注則字作明

字不知可從否曰只得作明字寓問六經中注家所更定字不知盡從之否曰亦有不可依他處寓問禮記主人既祖填池鄭氏作奠徹恐只是填池是殯車所用者曰如魚躍拂池固是如此但見葬車用此恐殯車不用此此處亦有疑又問其慎也蓋殯也慎改爲引如何曰若此處皆未可曉

徐寓錄  
禮運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

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  
邊日那一邊也是闕了

胡泳錄  
禮運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  
方好也好行貪狠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  
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  
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  
悍倖聒噪底人

呂燾錄  
禮運

用人之仁去其貪蓋人之性易得偏仁緣何貪蓋人  
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

那剛硬底人

呂燾錄  
禮運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怒  
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  
懼是那箇發看來也只是從惻隱發蓋懼亦是怵  
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  
橫貫過了

葉賀孫錄  
禮運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  
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  
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



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已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問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

沈簡錄  
禮運

劉圻父問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哀惡是仁義哀懼主禮欲屬水則是智且僿恇地說但也難分

黃義剛錄  
禮運

問喜愛欲三者不同如何分別曰各就他地頭看如誠只是實就他本來說喚做誠就自家身已說誠又自與本來不同如信就本然之理說是信就自家身已說信又不同就物上說又不同要知也只

是一箇實如曰主忠信之類皆是自家身上說也

葉賀孫錄  
禮運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

陳淳錄  
禮運

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之母此兩字亦通用今人言滅天理而窮人慾亦使此慾字

甘節錄  
禮運

錄中無心欲字虛云云晏淵錄云方動者慾行出來者欲問慾與欲之異曰也只是一般只是這慾字指那物事

而言說得較重這欲字又較通用得凡有所愛皆  
是欲

呂壽錄  
禮運

記云人者鬼神之會又云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祭義  
皆說得好

林夔孫錄  
禮運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  
日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橫渠云神  
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  
足以體化因說雷斧舉橫渠云其來也幾微易簡

其究也廣大堅固

李闕祖錄  
禮運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

萬人傑錄  
禮運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  
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  
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李闕祖錄  
禮運

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  
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  
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

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却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如蕤賓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大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潘植錄

饒本云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成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出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大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

今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太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吳君太槩屬意于雅樂所以仁宗晚季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律遞相為宮到未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半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為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於君不妨五聲分為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

滕璘錄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大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

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鍾爲變宮時黃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

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爲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去聲相連接處

楊道夫錄

禮運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福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倣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呂熹錄

禮運

禮器出人情亦是人情用

鄭可學錄

禮運

胡兄問禮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于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于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日趨于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

沈僩錄  
禮器

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今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于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畧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履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

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會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沈憫錄  
禮器

本豆爲豆銅豆爲登

楊道夫錄  
禮器

錄中登一  
本作證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

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不知何氏錄  
禮器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註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某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

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林子蒙錄  
禮器

陳叔晉云經禮如天子七廟士二廟之類當別有一書今亡矣曲禮如威儀之類今曲禮儀禮是也恨不及問之

李方子錄  
禮器

錄中如威儀之類楊至錄云是威儀纖悉處

或問古人禘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

元禮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不知何氏錄  
禮器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頓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至此笑曰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說禘自既灌則不欲觀想只是灌時有些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

夫雖無灌禮然亦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勞攘

黃義剛錄  
禮器附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

劉砥錄  
禮器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

吳必大錄  
郊特牲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猶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違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金去偽錄  
郊特牲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黃卓錄  
郊特牲

錄中喜于家事之有承替也沈僴錄云喜于家事之有傳也錄中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沈僴錄云姑為客婦為主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鬱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鐘為宮則天神



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  
他相感格此迺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  
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  
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草聞人歌虞  
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雖草木亦如此又曰今有  
箇新立底神廟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  
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爲害只緣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  
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  
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  
勢如何

林賜錄  
郊特牲

錄中古人察得義理精微云云林夔孫錄云大抵  
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聖人能全體得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  
此理以粗底言如荀子云云錄中聞人歌虞美人  
二句林夔孫錄云聞唱虞美人詞則自拍亦不特  
是虞美人詞凡吳調者皆然以手近之亦能如此  
問酌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温公儀降  
神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蕤蕭灌獻蕤  
蕭乃天子諸侯禮蕤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  
之或以爲焚香可當蕤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  
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蕤蕭之比也

黃義剛錄  
郊特牲附

温公書儀以香代蕤蕭楊子直不用以爲香只是佛  
家用之

黃義剛錄  
郊特牲附

安鄉問禮記魂氣歸於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  
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烟騰上去處何  
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  
遠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亦有  
冤死而魂即散者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  
於死魂即消散

黃義剛錄  
郊特牲

偏履著綦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  
輟之於上如假帶然

不知何氏錄  
丙則

古父子異宮宮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  
墻圍

包揚錄

丙則

古謂之宮只是墻蓋古人無今廊屋

呂熹錄  
丙則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看來此三句文義一  
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  
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  
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擻若不涉  
而擻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無褰裳若非敬事  
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

暑亦不敢褻裳也

沈儻錄  
內則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養出好意思來

不知何氏錄  
玉藻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費錢皂衫更費重某從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是貧士如何要辦

得自家竭力辦得着去那家那家自無了教他出家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大凡事不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為士之貴服且謂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常服否曰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如此貴重恐不可常服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衣有大帶了又有組以束之今人已不用組了凡是物事纔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後來也多喚做中子幘頭或云唐莊宗取伶官者用之但未有脚或云太祖廟方用想此時方制得如此長脚

葉賀孫錄  
玉藻附

符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中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是出世間法某初聞劉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晒之要之冠帶為禮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某時坐轎有礙後於轎頂上添了一圈竹

黃義剛錄  
玉藻附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温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

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

包揚錄  
玉藻附

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漢書有秉笏奏事又曰執薄亦笏之類本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玉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沈憫錄  
玉藻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揷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周明作錄  
玉藻

問禮記九容問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于甚處存養

不知何氏錄  
玉藻

朱子語類 禮十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顧祖望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禮十六

小戴禮記六

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魯人有郊禘也是有此問當時周公制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不成周公制禮使其子亂之看來子思前如此說後却

說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怕是子思以此譏魯之僭禮曰子思自是稱武王周公之達孝不會是譏魯劉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說曰孔子後來是如此譏之先生因曰看文字最不可都要合作一處說又曰這箇自是周公死了成王賜伯禽不干周公事堯之有丹朱舜之有商均不肖子弟亦有之成王伯禽猶似可問當時不會封公只是封侯如何曰天子之宰二王之後方封公伯禽勢不得封公楊問秦會之當時云云曰他當時有震主之勢出於已只是跳一步便是這物事如吳王濞既立

丞相御史大夫百官與天子不相遠所以起不肖之心周公當時七年天子之位其勢成王所以賜之天子之禮樂

劉砥錄

明堂位

徐寓錄無楊問秦會之云云以下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

不知何氏錄

喪服小記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包揚錄

喪服小記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

朱子言類  
不祭禴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注  
謂不祭禴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  
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禴皆在其中矣  
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說

沈僞錄  
喪服小記附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

包揚錄  
喪服小記

問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玄注以為只是練祥祭  
無禫曰不必禮經上下文如何道看見也是如此

葉賀孫錄  
喪服小記

問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

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曰中間也  
間而祔者以祖為諸侯既不可祔則間一而上祔  
於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同而不紊其昭穆之序也  
如魯昭公冠於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耳  
因問卒哭而祔何義曰只是祔於其行相似告報  
祖考云

董錄錄  
喪服小記

今不立昭穆即所謂祔於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

廖德明錄  
喪服小記

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  
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



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爲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躋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禰禰今禰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禰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著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爲祧廟禰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爲禰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爲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邲霍魯衛毛邾郟雍曹滕畢原

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

葉賀孫錄喪服小記

禰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堦間蓋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

附一條又不分曉

不知何氏錄

喪服小記附錄末又不可曉一本作又不可曉

先是旦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

輔廣錄

喪服小記附錄中禮惟于父母與長子有禫下葉賀孫錄有云却于祖母未聞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母子而言

輔廣錄

喪服小記附錄中為父母禫否下葉賀孫錄有云想是無此禮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眾人爭得住雖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沈儻錄  
喪服小記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卒哭卽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

包揚錄  
喪服小記附

吳十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

陳淳錄  
大傳

錄中四夷之君黃義  
剛錄作要荒之君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

太祖二祧大夫則于祫及其高祖

鄭可學錄  
大傳附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

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黃義剛錄  
大傳附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裡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爲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

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

陳淳錄  
大傳附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

屬因三奠中進遂問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個人出來

陳淳錄  
大傳附

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温公儀却是做成了

葉賀孫錄  
大傳附

伊川時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

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楊道夫錄  
大傳附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鄭可學錄  
大傳附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爲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爲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

沈澗錄  
大傳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

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

萬人傑錄  
大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旣爲天子以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

室于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爲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于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爲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楊子直嘗欲用季宗趙丞相以爲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用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蜚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

一處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云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

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爲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  
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旣皆庶子安得不依  
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  
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  
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  
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  
奈何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  
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卿而呂原明便以爲不  
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國除不是都無子只  
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是如何恐只是漢世不  
奈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了國

葉賀孫錄  
大傳附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

湯泳錄  
大傳附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

包揚錄  
大傳附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  
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

方得口合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大宗法旣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  
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嬖則別



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包揚錄  
大傳附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  
置者

包揚錄  
大傳附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  
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包揚錄  
大傳附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

包揚錄  
大傳附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

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  
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  
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  
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  
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  
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  
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某後來  
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  
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個樣  
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葉賀孫錄  
大傳

不窺密止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遂他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林子蒙錄  
少儀

母拔來母報赴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太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

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沈僴錄  
少儀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

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  
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  
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  
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  
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爲報  
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檣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  
是也

葉賀孫錄  
少儀

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  
至地而頭不下爲肅拜拜手亦然爲喪主則頭亦  
至地不肅拜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

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  
命婦朝見皆跪伏朝見如男子之儀但不知婦人  
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  
禮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爲始于武后亦非也  
古者男子拜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拜杜子春  
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漢人雅  
拜卽今之拜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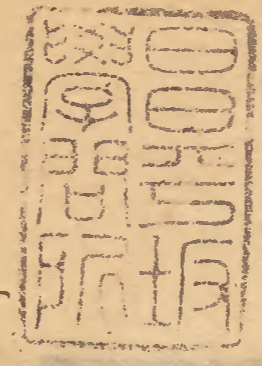
陳淳錄  
少儀

婦人有肅拜拜手稽顙肅拜者兩膝跪地斂手放低  
拜手者膝亦跪而手至地也稽顙頭至地也爲夫  
與長子喪亦如之

呂熹錄  
少儀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卒食撒去  
萬人傑錄  
少儀

朱子語類 禮十六終



天保辛卯

